

儿童诗性逻辑与 中国儿童文化建设

◎ 沈琪芳 应玲素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儿童诗性逻辑与 中国儿童文化建设

◎ 沈琪芳、应玲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儿童诗性逻辑与中国儿童文化建设 / 沈琪芳, 应玲素
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8-07014-0

I. 儿… II. ①沈…②应… III. 儿童—文化—研究—中
国 IV. D6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7243 号

儿童诗性逻辑与中国儿童文化建设

沈琪芳 应玲素 著

责任编辑 王 波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014-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儿童是一个人一生的基石,也是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大厦的基石。中国有句俗语,叫作“三岁看到老”,此话似乎有点夸张和绝对,其实还是包含真理性的,说的是儿童的心智、品格对其一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古今中外,无论是对子女负责的父母,还是对国民负责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但是,林林总总的对儿童的教育,如果离开了儿童自身的本性和成长规律,其结果必定是事与愿违,常常表现出拔苗助长的可笑。

如何尊重儿童成长规律,如何定位并确认教育活动中儿童的主体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人的解放”这一口号深入人心,“人的觉醒”、“人的丰富性”等理念越来越细化深化,尊重儿童主体性、回归生活、建构学习等儿童发展观,不仅在宏观的理论价值导向上,而且在微观的实践操作上,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拓展。

然而,当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弊端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简单的认知教育与升学驱动非常顽固地把社会、学校和家长团结在一起扭曲着儿童教育,以传授知识为重的教育,公然地僭越人格培养的教育,不断蚕食着儿童的学习兴趣、创造天赋和善良本性。与此同时,某些浮躁而功利的国外幼教理论的引进,严重地消解了本土化儿童教育理论的建构与批判,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耽搁并误导了中国儿童教育的改革与推进。对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教育界的有识之士都深感忧虑,都在苦苦探索并力图作出科学的回答。

沈琪芳、应玲素的《儿童诗性逻辑与中国儿童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部从深入开掘儿童主体性入手探讨儿童文化建设的新著,它最突出的亮点在于强化性地重提“诗性逻辑”这一概念,并以之为核心工具分析解读了儿童的本性——儿童是诗意者、探索者、自由者、启迪者。如若仅仅强调儿童主体性的“诗性逻辑”,则本书不仅未有深入掘进反而惹有蹈袭学术陈词之嫌,这部专著的深刻之



处在于挖掘出儿童主体性的“诗性逻辑”，在当下背景中被异化甚至消解后重新强调的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因为在现实的儿童教育中，一方面是儿童作为诗性主体的生态环境不断地被毁坏，教育的荒废甚至伤害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后现代理论的引入导致了人们对当下中国儿童教育的屡屡误判，“现代性迷思”的补课诉求又不断响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整个学界几乎都放弃了上个世纪80年代思考基点之际，沈琪芳、应玲素等将研究的逻辑起点移回了传统的人学支点上，通过对儿童文化系统全面的梳理，鞭辟入里地对儿童的本性进行了现实解读和理性分析，从而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化建设方略。我们有理由为这样一部极具创新意义的著作的诞生而欢呼。

众所周知，“诗性逻辑”主导下的儿童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接受主体与体验主体。前者是接受主体的求真活动，指向逻辑认知层面，旨在生成人的知识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后者是体验主体的趋善活动，指向情感态度层面，以生成人的道德人格为价值归宿。对二者任何一个维度的片面强化，都意味着对儿童主体性的遮蔽与异化。时下儿童教育的功利主义、技术泛滥，正是长期以来对儿童主体接受性的单向度以偏概全式强调的逻辑结果。“诗性逻辑”正是抓住了儿童主体体验性这一关节点，通过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的深入梳理，析出了儿童文化视域内的儿童体验主体的自由创造性、自主选择性、情感融通性、形象直观性和操作实践性等特征，并指出了尊重这些特征在当代中国儿童教育中的极端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我看来，这一强调尽管并非独一无二，却因适时而震聋发聩，极具警策意义。

《儿童诗性逻辑与中国儿童文化建设》还有一个耀眼夺目的地方，就是它系统地整理并确立了“儿童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所在、历史轨迹和现实意义。儿童文化是合乎儿童生活实况，体现儿童身心特点，为儿童公认、共有、共享，且与成人文化相对应的文化。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长期以来中国儿童教育出现了偏重知识传授而忽视人格培养的失误，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文化的迷失。无论是前现代的理学灌输教学观，还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教学内容，抑或是五花八门的后现代教学观，从单方面看都不乏存在之理，然而它们都因为缺乏文化的整合力量而导致了儿童教育理念与发展现实的割裂。专著敏锐地抓住这一点，以生态文化理论为根基，深刻解析了当下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在教育、媒体、语言文字、制度、商业等层面的侵袭与伤害，从而提出了基于儿童诗性逻辑的儿童文化建设纲要，进而在这一路径下生发出重建儿童教育文化的思考。如果说这些观点还值得讨论的话，那么至少它所提出的思考基点是非常新鲜的，是足以引

发人们深入探究的。

综观全书,我以为这样的亮点还很多,反映了著者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求实严谨的学术态度。《儿童诗性逻辑与中国儿童文化建设》,是我在省社联任职期间立项的一个课题,记得立项时专家们为该课题以跨学科的视角来透视儿童教育的创意颇为赞叹,也深信只要认真探究深入挖掘,必能收获厚重的成果。现在,课题组不负众望,终于拿出观点新颖、体系严密、学术规范、资料丰富、论证扎实的成果。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阅读了付梓前的书稿,一时感触良多,觉得很有必要向读者推荐。

教育的指归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儿童教育的终极指归当然在于儿童的全面发展,让他们成为身心与智力齐一、感性与理性合一、审美意识与个人责任统一,人格健全、心智丰富、表达多元、个性充分的社会主人,而当下中国儿童教育距离理想状态尚须付出艰苦而持久的努力。2004年8月在世界心理学大会上,美国心理学家琳达·卡姆拉斯的发言令人震撼,她发现3岁的美国孩子的微笑比中国孩子的多,她以此说明美国的孩子比中国的孩子活得更快乐、更自由、更本真,也就是说活得更符合儿童的“诗性逻辑”。我们不怕她这样说,只担心她说准了。如果本书能够为扭转中国儿童教育“诗性逻辑”的缺失起到一点点作用,那么我们也应该为之欢欣快慰!

是为序。

陈永昊

2009.6.20

目 录

导论 儿童需要怎样的文化滋养	1
第一章 儿童诗性逻辑解读	13
第一节 儿童是诗意者	14
第二节 儿童是探索者	23
第三节 儿童是自由者	34
第四节 儿童是启迪者	45
第二章 儿童文化的内涵分析	57
第一节 儿童文化研究的历史演进	57
第二节 儿童文化的概念剖析	67
第三节 儿童文化的独特性	74
第三章 基于儿童诗性逻辑的儿童文化建设纲要	86
第一节 儿童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生态发展论	86
第二节 儿童文化建设与儿童诗性逻辑的关系	94
第三节 儿童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100
第四章 中国儿童文化建设的现状透视	110
第一节 教育功利与儿童自然天性的冲突	110
第二节 成人引导与儿童自由选择的矛盾	116
第三节 规范约束与儿童创造潜能的较量	121
第四节 目标重塑与尊重儿童生命的对垒	128



第五章 中国儿童文化建设方略	136
第一节 正确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化建设的先导	137
第二节 家庭是儿童文化建设的源头所在	147
第三节 学校是儿童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153
第四节 社会是儿童文化建设的关键因素	157
结语 合力建设充满儿童诗性逻辑的中国儿童文化	169
参考文献	175

导论 儿童需要怎样的文化滋养

“文化”一词在当下的使用频率很高,可“文化”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余英时先生认为:“文化”是什么?……最普通的说法,即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如果用结构功能派社会学的名词,即相当于“文化系统”(Culture System),大致以规范与价值为主。^①余先生对文化概念的诠释,提醒着我们文化是与某一社会群体的信仰和价值相关的一套意义系统和象征系统。既然“文化”含有信仰系统和价值系统两层含义,那么文化的含义应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含义相近,“‘文化’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和‘人文以化成’的意思。按这种含义,仅就创造性的成果而言,还只是‘文’;而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意味着对人自身的创化,这才是‘文化’”。^②

文化既然是某一社会群体的精神价值的体现,而且又具有‘人文以化成’的功能,那么,当文化与儿童相遇的时候,它必然有自己独特而普遍的语码,从而体现出儿童诗意的、幻想的、游戏的天性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的总和特性,才有可能为儿童所追寻与认可。那么,儿童到底需要怎样的文化滋养呢?

一、儿童需要爱的文化

泰戈尔在《新月集》中这样描述儿童对爱的祈求:

孩子有成堆的黄金与珠子,但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像一个乞丐。
他所以这样假装了来,并不是没有缘故。

①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49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② 潘立勇:《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美育精神》,《学术论坛》,第5期,1992。



这个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便是想要乞求妈妈的爱的财富。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

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并不是没有缘故。

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小小一隅里，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拥抱，其甜美远胜过自由。

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他所以要流泪，并不是没有缘故。

虽然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引逗得他妈妈的热切的心向着他，然而他的因为细故而发的小小的哭声，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①

泰戈尔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当孩子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唯有爱才能使儿童恐惧、无助的心理得以克服，他们希望做一个爱的乞求者。而父母对于孩子的爱犹如王了一《儿女》中所言——父母对于儿女的心情，简直是一种宗教：儿子就是一个如来佛，女儿就是一个观世音。其实这又何妨？国家需要的是壮丁，并不需要老朽，珍重地爱护 20 年后的国家战士，正是未可厚非，假使有人提出“将慈作孝”的口号来，我是要举双手赞同的。^② 况且，世间的一切皆因爱的存在而放射出光华，呈现出意趣。儿童不是孤立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从出生到成长，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呼一吸都无法脱离与他人的种种关联。他是父母的孩子，他会结交知音，他生长在某个地方，会对那里一草一木生出亲切的感情……这一切，便是构成爱的基础。除了人之爱外，还有对自然的爱，对非人类生命的爱。爱是儿童维系心灵健全的纽带，爱人类，爱自然，爱自己，爱生活，健全的儿童人格理应如此。

既然在儿童的生活中，处处关乎爱。而“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最初并连使用始见于《周易·贲卦·象传》，其文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此法教而化成天下也”。从中可以窥测其基本含义是“以文教化”，指以人伦礼仪、道德秩序去规范和化易人类于“野蛮”，使之开化和文明化的活动。那

① 慧洁编：《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孩子》，第 259 页，花城出版社，1998。

② 同上，第 46 页。

么,作为带有教化功能的儿童文化,它理应是爱的文化,以爱为描写中心,以爱为表现主题,以爱的传播滋养着儿童人格的健全发展和担负起培育良知、教化儿童的重任。于是,《妈妈的爱》、《爱的教育》、《快乐王子》、《寄小读者》等以饱满的热情、浓重的笔墨抒写出的亘古不变的母爱、坚毅顽强的赤子之爱、无私无畏的同情与献身,等等,向儿童们展示了爱的崇高、爱的伟大、爱的力量,使儿童的灵魂在爱的洗礼中得到净化、升华。

人伦五情中,父母子女之爱无疑要列在首位。这种源于血脉相通的爱,最炽热,最深挚,最持久,最无私。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再到长大成人,儿童一直沐浴在父母温霭如满月般爱的光辉中,爱给了儿童生命,爱又使儿童的生命之芽蓬勃成一棵大树。谢华良的《下雪了,天晴了》,一个平常的故事,三个平常的人物,却让作品有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力!最让人为之震撼的是爹和娘:“为了供我读书……爹连一双新袜子都舍不得穿;娘带着一身病,连一片‘镇痛片’都舍不得买……他们的背驼了,他们的头发白了……”爹为“我”付出了多少爱?却连十双袜子的回报也不愿意接受;自己强忍着晚年丧妻的巨大悲痛,却一再嘱咐“我”要“挺住”。娘为“我”倾注了多少爱?却连“我”给她买的100片“镇痛片”都没有看到,就撒手人间。这悠悠舐犊情,这绵绵不绝的父爱和母爱,怎不叫人荡气回肠,怎不叫人潸然泪下!正是这种“爱”,使爹和娘这两个人物有了如此的震撼力!而儿童从出生那天开始,就对父母的爱给予独特的回报,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如此描述:“想起来,龙儿(指儿子)实在是一个填债的儿子,是当饥离困厄的这几年中间,特来安慰我和他娘的愁闷的使者。自从他在安庆生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没有一处安住到五个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负,只是东西南北地奔波漂泊。然当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的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①正是这种一代代延续不已的爱,支撑起了整个人类。不论是父母的爱心的倾吐,还是儿女的爱意的表白,无不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动容。

从亲情世界走出,朋友之爱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刘备、关羽、张飞桃园英雄三结义,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有知音,这些传说代代流传,颂扬的是相知的可贵,朋友之爱的高尚。在儿童文化领域中,除了天然的亲子之情,朋友之爱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木偶奇遇记》中科洛迪没有疏忽皮诺乔与朋友之间的爱——这人类情感琴盘上不可或缺的一键。皮诺乔为了救花衣小丑不惜牺牲

^① 慧洁编:《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孩子》,第126页,花城出版社,1998。



自己的行为,会激起儿童心中闪烁的爱的火花;海滨大战中,别人用他的书砸破同学的头,他冤而被捉,而在极端委屈中,他还时刻惦念别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极致的纯真,呼唤着朋友间的真爱。而鲍姆的《绿野仙踪》,讲述的是农家女多萝茜误入迷幻仙境,为了寻找归家的路,她是在稻草人(想要一个头脑)、伐木洋铁人(想要一个心脏)和怯懦的狮子(想要勇气)的陪伴下,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回到了简陋但却温暖的家里。童话故事宣扬的是朋友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战胜困难的主题……这些儿童影视,是朋友之爱的记录,更是儿童心声的写照,它们汇合在一起,便奏出了一阕赞颂真挚的朋友之爱的交响乐,在儿童心灵的回音壁上激起宏大悠远的回响,余音袅袅,如缕不绝。这种蕴含着细腻而丰富的朋友之爱,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浸透力,水晶般纯净透明而又光彩四射,不露痕迹地发挥着巨大的感染作用。

除了父母子女、朋友之爱外,还有自然之爱。虽然,我们在整个自然界所见到的爱,以人的爱居最高级。但是,当我们数点这些人间的美好情愫时,不能忘记,还有一种悠远率真的爱深藏在儿童的心底,这就是自然之爱。儿童天生就是一个自然人,承载着更多的原始大自然的信息,因而天性喜爱大自然,与大自然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同时,大自然也是他们成长中的一个重要课堂,在大自然里,儿童不仅可以“发现自己”,而且还从大自然中汲取知识、情感等丰富营养,使情与智得到均匀的发展,成为一个心灵健全的人。儿童年龄越小越接近大自然,越能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纯朴天然的联系。他们好奇,对一切事物抱有热情,他们没有成人因某种功利而被限制的眼界,在审美选择上几乎是无限宽泛的,在对自然的审美中,会形成一种奇异的超脱感,使人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醒悟到自己应当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化是最贴近自然母题的文学,站在儿童文化的立场来提亲近自然母题,是再自然不过了,是在将过去忽视了的本属于儿童精神世界的东西还给了儿童。所以,儿童文化经常体现大自然的生命意识、尊重意识、平等意识、关怀意识,反映大自然的生存状态、肯定大自然自身存在的价值、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

李其美的《鸟树》是一篇生活气息浓郁的幼儿生活故事。幼儿园的冬冬和扬扬捉住了一只小鸟。他们喂小鸟东西吃,帮小鸟找妈妈,解开绳子放小鸟飞走,可是小鸟已经死了。他们很难过,想不通为什么对小鸟那么好,小鸟还会死掉。一连串的细节把两个孩子与小鸟之间的纯真感情真切自然地表现出来。后来,冬冬和扬扬埋葬了小鸟,折了一根葡萄藤插在土堆上。春天,藤上长出了

绿芽,他俩认为那就是鸟树,鸟树长大后会长出很多鸟花,鸟花会结出很多鸟果,鸟果裂开会跳出很多小鸟。李其美的《鸟树》在描绘冬冬和扬扬的纯真、幼稚的举动之际,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儿童与自然的那份亲近之感。同样的事例还有彭学军的《红背带》。福生婆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她与小狗灰灰的交往中处处闪耀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情。六岁的时候,福生婆为了救不慎掉到枯井里的小狗灰灰,把自己当成沙袋一样滚进了井壁很高很陡的枯井里,这里流出水莲(福生婆)帮助弱小者的纯真美好天性;82岁那年,福生婆从桥拱下带回了弃婴(其实是小狗灰灰化身)并精心地照顾他,这里刻画了福生婆以慈爱之心抚养弃婴,愿意为弃婴的幸福付出全部的爱。灰灰的身上也饱含着浓浓的情。善解人意的小狗灰灰,为了报答水莲的救命之恩,在它两个月的时候,就尽职尽责地扮好它的角色,给水莲当小崽子;随福生出走三年后,为了把福生的不幸遭遇告诉水莲,它惨不忍睹地回家了,可见到水莲,它温柔而沙哑地叫了两声就倒在水莲的脚下;几十年之后,为了满足福生婆用红背带背自己孩子的愿望,它又化成弃婴来弥补福生婆一生的遗憾。总之,《红背带》借水莲与灰灰这种高尚、出人意料的关系来净化人的灵魂,使人殚精理道,解粘去缚,返还性命的本真。这使人想起华兹华斯的歌唱:在这恬静的心绪中,/那高尚的情感引导着我们,/使我们仿佛暂时停止了呼吸,/甚至连血液也不再流动,/我们的肉体已陷入酣睡,好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精神……^①在这类儿童文化中,孩子们可以回味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感叹大自然的神秘和伟大,激发探索大自然的激情。自然母题的儿童文化在审美过程中,让儿童感受自然的悠远和率真。

别林斯基也曾说过:任何人的爱,应当是意识极强,思维理智的感情,应当是高尚精神的爱。但是这种爱又是什么呢?——即是生活,即是精神,即是光辉;如果没有爱,则万物自身的生活是死气沉沉,如果没有爱,则万物自身的生长是七拼八凑,如果没有爱,则所见的是在一片漆黑。^②安徒生也曾说过:爱和同情——这是每个人心理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感情。惟其重要,所以,儿童文化需要表现爱的内容,只有这样才会让爱的教育从幼年开始,并伴随着儿童成长。

① [英]华兹华斯:《英国湖畔派三诗人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40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



二、儿童需要美的文化

罗曼·罗兰说：“人类有一种爱美的本性。”我们的时代追求着美，我们的生活充满着美。假如把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审美素质便是塔基。19世纪俄国伟大的女学者科瓦列夫卡娅曾形象地解释过审美素质对一个人的作用：“不能在心灵上作为一个诗人，就不能成为一个数学家。”卢梭也曾说：“有了审美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终接受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由此可以推测，审美创造能力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如同艺术的其他形式一样，儿童文化也是伴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人的发展而发展的。因为儿童文化本身就是人的心灵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儿童文化以审美的方式与人生发生全方位的联系，以审美的方式全面反映或表现人生，抒发人生的审美情怀，以最感性的方式，让儿童能够充分地认识自我，认识大千世界，认识人的本质和人生的本质特征。儿童文化提供的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的生活和美的世界，其美的丰富内容，是实施美育的依据和桥梁。儿童在接受这些文化时会形成对美的敏锐洞察力，迅速的思维力，丰富的想象力，灵活的创造力，从而达到一种“其情也泄泄，其乐也融融”的审美境界。所以儿童文化是美的文化，它能充分满足儿童的审美需求，引导儿童创造美好。儿童文化以美的情感、美的故事、美的意境等一切美的表现培养了儿童对美的感受能力。这样的事例很多，如冰波的童话《小青虫的梦》就是一篇充满诗情画意、飘动着神秘波影、闪耀着绚丽光质的佳作。其美体现在：

美的环境。古诗云：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有月亮的晚上，能在月华如水的夜晚，走出家门，来到一片空旷的地带，或者登上高岗，遍览朦胧月色下的四野，该是何等的惬意。而月亮也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太白曾邀她举杯共酌，东坡也把酒问天，张若虚带着千古的难题，问人们：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可见，片片月光都是诗，而在童话中，月光下草丛中，流淌着蟋蟀弹奏的优美的琴声；月光下，蝴蝶和着音乐翩翩起舞。这一优美的意境带给我们的是如梦如幻的感觉。

美的形象。这里指的是小青虫的形象美。小青虫原本长得难看，但却十分喜爱蟋蟀弹奏的“仿佛会流淌的音乐”。尽管蟋蟀粗暴地驱赶它，却无法改变它对美的追求。终于，它在美妙音乐的感染下，变成了一只美丽得“连自己也吃惊”的蝴蝶。作者把小青虫那种对美的向往和执著，放在美的境界中去表现，从

而突出了小青虫的形象美。

童话的主题既突出美的创造过程的艰难,又让读者觉得:童话中的小青虫是作为人类社会具有内在美的人的象征,小青虫变成蝴蝶的过程象征了美的创造过程,从而向读者揭示:美在追求中产生,美在创造中形成;在追求、创造美的同时,也营造了美的环境,使美得到了升华。

儿童读者在这些美的儿童文化的感染下,经过想象和联想,便可在头脑中唤起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可感的形象,构成一个动人心弦的艺术世界,如同卢卡契在《艺术与客观真实》曾指出:“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这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这里所说的“现实的画像”即儿童文化中经过儿童的想象而产生的艺术形象。儿童文化的艺术形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儿童文化创造者的情感和生活形象(物象)的结合而创造的艺术形象,如在《寄小读者》里,冰心饱含着她个人的或思念、或向往、或欣赏、或同情的各种情愫,而描绘的仪态万千的自然风光、金发碧眼的异国少年;其二是文本中的艺术形象并非直接由实体形象所构成,而是由接受主体的心理机制在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刺激下幻化、再造而成。如解读“丑小鸭”时,读者通过再造想象,实实在在感受到:《丑小鸭》绝不仅仅限于反映当时欧洲社会的某些现实,也绝对不仅仅限于作为作者安徒生人生道路的单一象征。它最大限度地写出了整个世界、全体人类生活的某些普遍性,写出了所有曾经有过自卑而摆脱了自卑,达到理想境界的一种艰难的心路历程。由于儿童文化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文化,所以,儿童文化的艺术形象为儿童提供了一种审美的依据,儿童在儿童文化的接受过程中,可以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间接地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接受教育,受到美的熏陶。但要领略艺术形象的独特魅力,从而在情绪情感上打动儿童、感染儿童,需要儿童在接受的过程中,运用艺术思维,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对儿童文化中的情和理有所感受和领悟。所以接受儿童文化时,通过再现艺术形象,发挥儿童的想象,可提高儿童的审美鉴赏能力。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儿童的审美感受力。审美感受力是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所传递的信息作出的反应能力。在这里,既有单纯的生理感觉因素,又有积淀理性

① [匈牙利]卢卡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第4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内容的感觉因素。^①从生理感觉因素上说,指的是审美主体的感觉能力,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特征怀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在审美实践中保持高度的敏感。例如,儿童听到节奏韵律鲜明的儿歌、看到富有儿童色彩的语言,就可能引起他们情绪上的舒适感,从而会更有兴趣地投到接受儿童文化中。而从积淀理性内容的感觉因素上来说,是指审美主体在获得生理愉悦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调动起各种心理机能,并参照以往的审美心理积淀和感觉经验而作出的审美反应。例如,当儿童接受了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化时,由于审美感觉中积淀的经验,使儿童对接触到的艺术形象产生特定的审美感受,这样,儿童会从审美对象的外在特征、象征符号中迅速领会它所对应的内涵,所以看到狐狸、大灰狼、小白兔、老牛、猴子,他们会产生狡猾、凶狠、活泼、善良、聪明等相应的审美反应。

其次,培养儿童的审美判断力。审美判断是对审美对象的美的特性进行分析、综合之后所得出的审美评判和审美断定,而审美判断力则是指在这种审美评判和审美断定中所显示出来的审美水平与能力。^②如果结合儿童的审美心理特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儿童接受儿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会调动主体的审美经验展开丰富的自由联想,将儿童文化中的审美特性与儿童主体的知、情、意对应起来,从而产生丰富的审美想象和营造意蕴深厚的审美境界。古罗马教育家普鲁塔克说过,儿童的心灵“不是一个需要填满的罐子,而是一颗需要点燃的火种”,于是我们需要通过儿童文化去点燃儿童心灵的火种,让儿童对儿童文化制作者所创造的审美意象进行不断的审美判断练习,这将有效地培养儿童的审美判断能力。例如德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甘特·斯本的短篇童话《向日葵大街的房子》:老房子与主人伯姆泼利先生一家世代相居,因此感情深厚,几次从危难中解救和保护了主人一家,对主人始终忠心耿耿。然而伯姆泼利先生却嫌老房子旧了,要卖掉它,买幢新房子。老房子不愿离开主人,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主人出售它。它的种种鬼把戏吓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买主,然而引起了一对喜爱新奇的新婚夫妇的极大兴趣,非要买下老房子不可。老房子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选择出走。最后,伯姆泼利先生千辛万苦才找回了老房子,并把老房子装饰一新,决心永远与忠诚的老房子为伴。如果儿童经常接触这类作品,他们就会在对老房子这个别出心裁的形象进行再现、体验与感悟的基础上,判断出作品的蕴含:作者借助童话这一文体,突出老房子忠心不二的精神品质,意在赞扬

① 黄健:《文学与人生》,第23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同上,第233页。

一种朋友间的忠诚守信,哪怕遇到任何意外变故也不变心的为人的高尚品质。

再次,提升儿童的审美理解力。审美理解是在审美判断的基础上,对事物审美特性作进一步认识、分析和把握的一个审美过程。^① 审美理解也是对事物审美特性进行深入和强化的认识与把握过程,是审美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由个别性把握经由特殊性把握,再到普遍性把握的飞跃过程。从这一层面进行思索,可以发觉儿童在接受儿童文化时,往往是从各种事物外部联系的理解入手,然后对各种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以及事物内部的联系作深刻理解和认识,从而积累某类事物所具有的审美属性,不断提高审美理解力。例如,儿童在欣赏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时,他们发现这个童话描写的是“快乐王子”为了关心帮助穷人而献出了自己所有最珍贵的东西,最后又由于同情曾帮助过他的小燕子,悲痛得铅心爆裂而最后被毁,而其内涵却是“快乐王子”为爱而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由这个文本作为范例,然后引导儿童接受更多的相类似的儿童文化,儿童会领悟到儿童文化中的生动形象与离奇情节的背后,常能引发人们思考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如人与人的相处、人与自然的关系、美与丑的辨别、正义与邪恶的根源等隐藏着的蕴涵。

席勒曾经指出:“审美的教养使一切事物服从美的法则,并且在它给予外部生命的形式中显现内在的生命。”^② 审美是引导儿童进入追求精神性生活、追求生命的尊严、追求心灵的自由等高尚的精神性生活的“*Noah sark*”(诺亚方舟),儿童文化就是以审美的方式使儿童领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儿童文化的世界里,构筑人生的审美意境,将会使儿童能够真正地精神性地生活着,能够真正地审美性地生活着,享受着由文化审美而带来的那种心灵的无边无垠的自由,那种精神性的人生宇宙漫游,那种由审美创造而带来的人生快慰,儿童会在艺术形象的审美感受中渗透自己的审美体验,从而直接进入儿童文化的哲理性认识和本质性把握层面。

三、儿童需要游戏的文化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研究文化尤应把握每一文化系统的独特之

^① 黄健:《文学与人生》,第23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德]席勒:《美育书简》,第1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